

小人物的故事

孙江勤

暑假,我把家里整修了一番,把用了十年的沙发换了,把早已陈旧到歪斜的橱柜也换了,马桶换成了智能的。经过几天的折腾,家里焕然一新。可是门口却堆满了垃圾,于是我掏出手机,找了虎哥,可他们说不要沙发之类的,看了一眼便走了。又找了运货师傅,说太远不来了。对着这一堆垃圾,我一筹莫展。

突然,我想起楼道里清扫垃圾的“武大郎”。他约莫四五十岁,黝黑的脸,个子矮矮的,身子壮壮的,腿短且粗壮。我时常看见他拿着拖把和扫把清扫楼道,沉默寡言,几乎不与人说话。和邻居闲聊中,我得知他无儿无女也无妻,住在楼道的地下车库里,好不容易谋得楼道保洁员一职,总算能养活自己。经过他身边,总会闻到一股汗水的酸臭味。于是人们总是避着他,远远见到便走开。他却毫不在意,脸上依旧挂着憨憨的笑容。

对着门口的这些垃圾,我想或许这个“武大郎”可以帮我解决。于是,我找到了他。

我对着他又是比划又是讲解,

告诉他只要把我门口的垃圾运走,我可以给他50元钱。可他始终憨憨地笑着,不说话,跟着我来到家门口,看了看垃圾。正当我掏出50元给他时,他却摆摆手不肯收。我以为他嫌少,便拿了100元递给他,可他一个劲摇头,还转身走了。我急了,难道100元他还嫌少?我追着他问:“那你说多少,我可以给你的,只要把垃圾清理掉就行。”他站住,伸出一个手指,我很清晰地听到他说:“10元。”我惊愕地瞪大了眼睛,猜测他是否不知道10元和50元哪个多哪个少。我喊起来:“50比10多啊,我多给你一点啊!”他仍憨憨地傻笑着说:“太多了,我只要10元就行,多的我不要。”

看着眼前的“武大郎”,我呆住了,不知道说什么好。他含糊地说了几句话,经过仔细辨析,我终于听懂。原来他给14楼住户搬家搬到一楼,人家给了他20斤大米,他很满足,我是4楼搬到一楼,东西也不多,所以10元就够了。

说完这些,他仍旧憨笑,黝黑的脸上透着实诚。看着眼前的这堆垃

圾,他又憨笑了一下,脸上的皱纹聚集到一起,竟然还透露出几分喜气。

我拿着50元钱说:“但是我没有10元零票,就50元吧。”他搓了搓手,小小的眼睛透着晶莹的亮光,他想了一下说:“我会把垃圾搬下去的,没有10元也会搬的。”我摆摆手,立刻跑下楼找小店老板把50元整兑换成5个10元,并郑重其事地把10元交到“武大郎”的手里。他咧开嘴笑了,用满是汗水的毛巾擦了把脸,开始搬运垃圾。尽管他身上依旧泛着酸臭味,可我却觉得没那么难闻了。

他来来回回搬运着垃圾,那认真的态度,就像“只要10元,不要50元”一样执着。我心里不禁生出许多感想,在这物欲横流的当今,竟有那么一个小人物,依旧执着地守着心中的一片净土,哪怕你嘲笑他,忽视他,轻视他,他依旧坚守自己的原则。这样的小人物,就像尘埃里开出一朵花,虽然卑微却有自己独特的颜色,让我心生感动与敬佩!

老家的土锅台

李成林

前段时间,我和几个文友去老街采风,走进一户人家的厨房,看到了一个用砖和水泥砌成的“土锅台”,一下把我的思绪拉回到几十年前。

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,家乡人都使用土锅台。那时候的土锅台,是用土坯和泥土建成的。

建锅台,既是体力活,也是技术活。首先要从外面挑回黏土。父亲喜欢用白色的粘胶土脱坯。他说这种黏土不但黏性强,脱出来的坯也漂亮。把准备好的泥土压碎、晒干,选择晴好的天气和泥脱坯。长方形的叫“条坯”,是砌灶台用的;正方形的叫“灶坯”,是砌烟囱用的。制作这两种土坯的过程比较复杂,不过,每次父亲都会带着我和泥、铲泥。反复多次后,一系列流程我都了然在心。十几岁的时候,我就能独自操作了。多大的锅台,需要多少块土坯,我也能像父亲一样,做到心中有数。

父亲是砌锅台的能手,只要有一个小工帮忙,他一天就能把两口铁锅的锅台砌好。先用土坯打底填实,再用条坯按照铁锅的大小垒砌。因为锅台的条坯是站立着的,所以我们当地把建锅台叫“支锅”。父亲左手拿着一块条坯,右手拿着一把泥刀,从灰桶里铲起一刀稀泥,“刷

刷”几刀,就均匀地涂抹在土坯的不同部位,立在已经画好样子的锅台底子上。然后用条坯做面,再用灶坯竖立烟囱,于是,一个土锅台就建好了。

锅台的朝向也有讲究,或朝东或朝西,寓意烧“东西”。朝南或朝北是绝对不行的,朝南是越烧越“难”,朝北就是家“掰”了或“败”了。一般家庭的土锅台都有两口铁锅。靠外面的那口稍小点,是烧菜、煮饭用的;靠里边的那口锅大点,平时用来煮猪食。如果家里来了客人,也可以两口铁锅一起用。

两口锅之间,会安放一个专用的水坛,这种水坛有瓦制的,也有铁制的。炒菜、煮饭的同时,水坛里面的水就会被加热。有了这一坛子热水,洗脸洗脚就不再发愁。

土锅台一般两到三年就要重新翻建一次,因为经过几年的使用,土锅台会有破损,烧饭炒菜的效率就会降低。再就是拆除的土锅台粉化后,是优质的农家肥料。家乡有种香瓜的传统,而用锅台土做底肥的瓜地,结出的香瓜特别脆甜可口。

随着液化气、天然气的使用,土锅台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,但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里,留下了温暖的回忆。

风给秋天上色

石泽丰

群山遥望,
枫叶叩开古寨的门。
一支炊烟站在孤独中,
以单数的名义,
揪住过往之客。

秋风渐紧,
如一把刷子,
在生活的枝节上游走。
我坚信:
你一心

要把这时令的嫁衣,
披在大地的身上,
染出稻浪一片金黄。

镜框中,深山里,
家已近。
那一声鸟叫,
空自啼鸣,
落叶覆盖了来路,
寨主亦不知去向。

秋日水乡

汤青 摄



剃头匠老乔的绝活

乔加林

剃头匠老乔四十多岁时,瘦高身材,长四方脸,憨厚老实,脾气温和,为人口碑极好。老乔是我的本家,论辈分我还得叫他大爷(叔叔)。他原本和我们住一个村庄,由于金陈河背面有我们村好多土地,为方便种植,他和村里其他22户人家一起搬了过去。

老乔的剃头手艺,在我们那儿男女老少莫不称道。手剪械推,盥洗热敷,剃须修面,掏耳剪鼻毛,捏肩捶背,样样精通。论样式,平头、分头、光头、胎头、娃娃头、学生头、姑娘刘海、老姬绞发,老乔都轻车熟路。

老乔不仅手法娴熟,为人更是敬业,老幼无欺。不论遇到的是头发稠密的,还是中间溜冰场四周铁丝网的,他都认真仔细谨慎修剪。修剪完了,再用毛刷刷掉身上残留的头发,解开挡发的布罩。

最让大老爷们期盼又享受的,是老乔的刮胡子和掏耳朵这两样绝活。

那时乡下人家没有躺椅,头发推剪完毕,男人们就闭上眼睛,静

静地倚靠在靠背椅上。老乔不急不缓,从工具箱里拿出挡刀片,挂在椅背的翘角上。剃刀上手,“噌噌噌”,寒光闪闪的刀口便贴着挡刀片上下翻飞。几下后,老乔揭下男人脸上的敷面毛巾,用毛刷刷点肥皂沫在他们的胡子上,随后刀锋便“滋滋滋”地在男人脸上游走,从额头到鬓角,从眉宇到下颌。一眨眼工夫,眉宇生气显现,脸颊青光外露。也有年轻人赶时髦刻意蓄须的,老乔就从口袋里掏出小巧的剪刀,“嚓嚓嚓”,三下五除二,按要求精心修理,从不马虎。

老乔的掏耳手艺更是一绝。力道不足,触不及痒处,越挠越痒;用力过大,容易伤及耳膜。两三寸长的竹子小挖耳在老乔指间一摆弄,犹如精灵探洞,入耳之深浅毫厘不爽,力道之精准让人拍案叫绝。掏好后,老乔再用绒刷朝对方耳朵里轻轻旋转几圈,舒服极了。

在农村,给小孩子剃毛头是很有讲究的,必须选在农历的二月初二或是生日那天才行。我们家乡就流传着一句俗语:“二月二,龙抬

头,家家小孩剃毛头。”剃毛头还必须选在孩子六岁、九岁、十二岁的时候。

到6岁剃毛头时,我的毛头发已经可以扎成两根长长的姑娘辫了,散下来虽像水量不大的瀑布,但也颇为壮观。这一头的毛头发就是老乔大爷给剃的。我还记得那是农历二月初二的大清早,母亲带我领上一个陶罐,从池塘里打上水,然后在门前摆一个小凳子。我坐在凳子上,老乔先拿出一块布把我包裹好,再用剪刀将我二尺多长的小辫子从头发根部全部剪掉,然后给我剃了一个小平头。我颇为失落地看着母亲拾起小辫子,用一块红布包裹好,收藏了起来。

我对老乔印象很深,因为每次来村庄剃头,老乔选的剃头点基本上都在我家门前。每次老乔来,母亲都会早早烧好一大锅热水,供剃头人洗头用。中午,母亲又炒上两三个小菜,老乔就直接在我们家吃午饭。

算一算,剃头匠老乔若还在世,已经86岁了。



绽放

李陶 摄